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

左編

亂類

唐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李。懷光在軍爲都虞侯，勇鷙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

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劉文喜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徙朔方節度使，仍領邠寧。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爲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與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荷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

喜卽持節大呼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愎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翺翺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卽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勅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限隔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

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祀等罪，帝為貶祀，與趙贊曰：「志貞乃劾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隙為解。陰通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贄責其不焚蕪，今其來必肆。

十日者名  
長宜公  
不在耶

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儻  
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  
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  
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贄曰。爾何能奪  
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  
壅。請以裨將趙光。旣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  
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  
撫。爲名。趣諸將進計。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  
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  
上猶疑。譏人間之。興元元年。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

遣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泰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又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強，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援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

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  
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郃成義詣在告  
之請罷其都統之名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繼璠璠  
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  
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  
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  
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  
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鬻食之時部將韓游  
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爲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  
書趣之游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



懷光總諸道兵，因敢恃衆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寧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揮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數萬，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集事。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懷光又遣將趙升鸞，謀于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爵乘與城。

白發其奸請帝決幸梁州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  
狀于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上將幸梁  
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請奉天奉迎又遣將  
張用誠將兵五千至整屋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  
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  
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請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  
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  
時而去旣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發谷用誠  
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  
多然葉火于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符以

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  
手擒之用誠子在助後斫傷助首壯士格殺其子林  
用誠于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助入其  
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助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  
在漢中一朝棄之與用誠同反于汝曹何利乎大夫  
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誓服助送  
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助裏其首復  
命于行在愆期半日帝令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  
詔戴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實惠靜壽孫福率  
輕騎次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許曰吾屬以反

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粟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之東縱得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楊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携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懷光將孟涉等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于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數懷光罪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款曲加容貸其太尉中書令並宐罷免授以太子太保

聖本

許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懷光不奉詔已而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朱泚平副元帥判官高理數勸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璠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遣給事中孔巢父先除懷光太子太保勅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如故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譟宜召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惠

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貯縑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爲懷光所劾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曰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朔方步將牛勣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一區聽以禮葬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子璀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

龍制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特臣厚臣胡人  
性直不忍不言耳上驚問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柔  
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  
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故  
自免對曰臣久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  
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  
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論卿父使君臣父子俱  
全不亦善乎權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  
勿聽人言臣今往說論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達  
上無信臣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

孟雲其才  
得無過乎

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瑾也卿至陝誠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厚顏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人陝借使懷光肯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瑾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懷光死瑾盡殺其弟瑾乃死故懷光無後

宋張邦昌

張邦昌末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



勃從之。宣和元年，遷中書侍郎。欽宗卽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爲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旣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爲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海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爲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

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傳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升儔促之劫傳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傳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爲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論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

皇時專事譙游黨附權奸盡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

史計以通十四

邦昌金人怒執槍并僞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  
省金人趨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  
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實至邦昌北向拜  
舞受冊卽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  
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  
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  
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首先殺其妻孥焚所居  
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瑗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  
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

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  
拜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命功云金師既還  
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  
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  
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爲今計者當迎  
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  
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  
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  
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府參議子崧又移  
書呵斥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

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卽皇帝位綱上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節度使渾

州安置初邦昌借居內朝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諸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備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赦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軍營務時雍秉哲拜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宋苗傅劉正彥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楊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出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

后南渡傳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對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爲熙河路經畧使死王事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擢御營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剽賊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宴本嚴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耻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三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

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  
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  
船所載皆淵乎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初苗傅自  
負世將有勞以王淵驟得君頗缺望淵既薦正彥復  
檄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入  
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  
及幸浙西道經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  
州江下觀湖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曰汝輩使天  
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爲傅幕  
廩世修嘗疾闈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徵言之徵不



納世道退爲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傳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南柔、吉張、達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南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癸未制以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埃淵朝退，卽捽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正彥旣斬淵，卽與傳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人出，卽以指其軍。傳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

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遣  
朱勝非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  
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  
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叩內  
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上步自內殿  
登關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  
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彥  
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  
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

臣自陛下卽位以來立功不少願止作選郡團練使  
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宮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監  
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  
卿可與軍士歸營且日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  
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  
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  
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執  
鞍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傅  
等卽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傅等傅  
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

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絀出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卽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傅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張達曰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計。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耶。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此理。中丞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

議太后御黑竹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傅  
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主望太后爲天下主養  
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繼  
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  
事况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汪伯彥黃潛善所誤  
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傅曰臣等已定議豈可猶豫  
后曰特依所請太后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  
子后曰皇子方三歲以一婦人垂簾抱三歲兒何以  
令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  
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作解衣狀后諭

勝非有力  
事大不生  
此之  
於奉天觀  
此

止之。傅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傅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虎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免。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圖耳。上卽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卽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

宮可卽皇帝位，恭請隆禘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兒，宣詔畢，傅正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時順浩爲江東制置使，順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敕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

有兵。夢承遺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願浩即走人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書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齎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為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



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求決。」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俊披衣起，坐頃之，湯東野直入，俊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俊屯實可與謀事，論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咽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卽使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初二日，克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

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酋長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爲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覓謂元請本爲和戎。迺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卽害反正臣所召兩使來使之方辭先遣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矣。旣而前使至平江而後除盧益益辭二覓之謀議遂息。張浚以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前密州州學校教授邵彪見

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特反  
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  
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  
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此事但呂樞密屯兵

句可疑

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  
爲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強悍謀議沉鷲可  
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是日呂樞密至江寧願浩執  
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  
諸大將約會兵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  
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

遂寧馮轡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浚乃遺書二虎  
獎其忠義以慰安之辛卯張浚遣馮轡赴行在浚爲  
咨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  
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宐固執初御營平寇左將軍  
韓世忠在淮陽爲粘罕所破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  
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駐常熟張俊聞  
之馳見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  
與俊更相慶慰卽遣使召之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  
一邀上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  
爲節制司叅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甲午貶曾擇監

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  
又欲邀帝幸徽越張徽勝非曲論止之馮轄再見傳  
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轄爲國家而來今已再日  
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轄詞色不屬卽  
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衆論轄曰張侍郎欲復  
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翌日卽遣還遣張  
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呂願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  
張浚三遺劉光世書論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  
輔至鎮江促之光世不報初傅義郎甄援在城中竊  
錄明受詔赦及二克微書以出至竺杭門爲邏者所

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傅媢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爾姦臣多散處于外，願齎將軍之文，料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彥曰：此未河信，卽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浚于平江，援詭言嘗更衣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徐察其意，不復窮問，卽遣詣張俊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



爲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二千益之。發平江丁酉馮輔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兵戈傅等皆聽命馬乘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卽欲携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傅等以僞命易圖。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郵傳。止自抗來者。悉一之水中。己亥張浚復遣馮輔入杭移。



書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遺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法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闈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孫年長且賢則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禍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者愈於抱

初見事  
以重人  
亦無事  
耳

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  
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  
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爲定國節度  
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  
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詔旨不受張浚註誤故有  
是命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  
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州差兵級防送經  
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

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  
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  
覆羹于手初傅得浚手書卽請紉浚朱勝非沮止之  
至于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詆爲  
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  
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  
州之命初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穀奏  
疏言臣訪聞朝廷日近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  
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望皆諭將  
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太后出其章示傅正彥

傅正彥銜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  
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爲忠義  
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  
浚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喬變姓名爲賈人至平江具  
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  
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  
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  
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時節制司叅議官辛道宗總舟  
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  
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

人齋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傅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是晚馮轡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轡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歸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轡俱縋入城翌旦與傅等議于軍中浚繆爲書遺轡曰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一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不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令他人爲之會見望致意傅等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

詞遂大喜。輜由是得免。壬寅呂願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願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迂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謬謂曰。朝廷趣赴行在。爲我卽日起發。浚見願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願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願浩卽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爲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爲質。朱

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克真無能爲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嚴陛。」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傅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棧，以送獄。馮轎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時傅正彥肅勳。

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輔議復辟輔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嘗受聖詔爲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爲皇太后垂簾張達退謂苗傅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爲名頤浩浚傅檄中外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卽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在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太后極



喜曰。吾責塞矣。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幹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

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  
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顧爲備不  
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  
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謔言刺客斬以徇已酉以御營  
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  
副之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  
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  
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於中流植  
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  
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

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箕騎不得騎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而不帶幾箭者必斬之呂願浩在軍中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傳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願浩等進兵北關傳正彥見土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勞遣傳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傳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傳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關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見于內

殿上。加勞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願浩張浚引  
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  
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  
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  
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相  
浚既見上。遂召趙哲。辛道宗。李承造等俱對上。特  
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  
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爲  
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冠。左將軍韓世忠手  
執工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

劉光世勸其始謀以聞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世脩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哉以聞詔斬世脩于市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上以湛佐二叛爲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詔戮湛于市傅犯常山縣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耻傳軍之行也常以王鈞甫馬

柔吉將赤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囚。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丁亥，傅寇浦城縣。時王德旣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相角。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

忠至浦城北四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曠日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是日苗翊率衆出降復用其將孟臯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臯擒翊降于周望傅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喬仲福王德共追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亾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畱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

執以告南劍州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林  
杞傅銜政遂言於捉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捉某  
却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杞懼政分其功與熙  
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傅追世患投之遂檻  
赴行在

宋吳曦

吳曦璘之孫初劉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光宗  
紹熙三年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掌兵  
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爲  
四川安撫置制使陸黼奏曰臣入蜀后吳捷脫至死



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其軍。許之。四年，挺卒密使楊輔等權總其軍，以殺吳氏權。寧宗初，趙汝愚當國，亦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命張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代領其軍，而以挺子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景泰元年，曦爲殿前副都指揮，曦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行賂宰弼，規圖帥蜀。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

謂曦不可主西師，侂冑不報曦，至鎮請副都統制，並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宣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冑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反謀益甚陰，遣客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素所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旄麾所指。

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也。綱進兵水洛、曠陰、遣使送疑于綱、佞胃日夜望曠進兵、曠陽爲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佞胃不知覺、會正使程松至曠、不庭恭、松不敢詰、曠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破和尚原、犯西和守、將拒之、戰方急、曠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曠時已布心腹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曠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曠因撤葦關之戍、敵由版開谷、蹙出、思後思道金遂陷大散

關曠退屯置口舉人陳國節投匭上書言曠必叛侂  
冑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使持詔書金  
印至置口封曠蜀王曠密受之金完顏抄合攻鳳州  
程松求援于吳曠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  
曠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  
書諭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  
蹂躪松自興元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  
慶以書抵曠及贖禮稱曠爲蜀王曠以札封致餽松  
望見大恐疑爲劍亟奔逃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  
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泣曰吾今始獲保願矣李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翌日曦召幕屬論，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駸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卽治所爲行宮。稱是月爲元年。曦旣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分隸十統帥。遣將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

蜀士生已

丈夫許成  
死即死亦  
何快巨源  
是已

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若以遇王師，侂冑聞曦反，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冑納其說，吳玠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繫民心。於是陳咸自斃，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悉棄官去。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內。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

不足以立此事。非巨源不足。以子此事。會興州中軍  
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等十數人  
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  
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  
丙主事。邀巨源與會。巨源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  
視事。君玉草密詔略曰。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  
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  
月甲戌。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  
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  
宜。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

詔若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職  
戚戶欲逸李貴卽前執之刃中曦頰反撲貴仆于地  
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  
丙宜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  
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宣撫使巨源權叅贊  
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  
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  
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兀朮高琪奉冊于  
曦未至而曦已誅矣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臬之市  
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



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二月楊巨源等謂丙曰璘  
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  
然必爲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諸將  
取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  
義及民兵夾攻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  
死前無畱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  
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  
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五月好義襲秦  
州與女真將大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爲吳曦將王  
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

制六月誅吳曦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事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長橋而敗丙密使人收巨源械送閩州獄至大安籠尾灘丙使人殺之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

元鐵失

鐵失者當英宗卽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有珍珠燕服之賜特授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英宗嘗御鹿頂殿

謂鐵失曰徽政雖奉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  
空悉令御史檢覈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治書侍御  
史鑲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爲侍講學士鐵失奏復  
其罪英宗不允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  
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  
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空籍其  
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中命大夫鐵失振舉臺綱  
詔諭中外既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  
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因  
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

察御史嘗舉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誅  
若此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日彰  
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以進  
賢退不肖爲急務鐵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  
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  
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秃兒宣徽使鑽  
南與瑞院使脫火赤知樞密院事副使阿散魯書樞  
密院事章台衛王秃滿及諸王月魯鐵木兒等以鐵  
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左丞相拜住而鐵失直  
犯禁握手弑英宗于臥所晉王卽位鐵失及其黨皆

伏誅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一

左編

諸家

方枘

西漢李尋

天文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寬中等守法師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史  
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  
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以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  
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  
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官在後聖人承  
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額面正朝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  
咎秦穆公說諫諫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  
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  
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  
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  
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

友疆輔庶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特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思。修政。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亾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祭。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官。此獨未效。問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官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墳上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適欲壘滌流彗適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勸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士任以大職諸闕革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涵漚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待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以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  
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  
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  
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  
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喪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  
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  
卽新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竝進臣尋位  
卑術淺適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

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誠自以逢不世  
山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  
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  
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  
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  
輝光所燭萬里同咎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  
羣陰伏君以臨朝不希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  
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  
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  
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

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  
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  
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  
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  
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  
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  
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  
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

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執臣聞  
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  
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  
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人微帝庭揚光輝紀上將近  
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  
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  
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  
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

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  
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  
奎婁當以義斷之災惑往來亾常周歷兩宮作態低  
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大白發越犯庫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災惑入天門至房  
而分欲與災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  
故禍亂不成也災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變譽進類  
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  
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  
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歲消散

積惡母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弗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聞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遁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

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有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落胍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爲敗書云水曰涸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穎吠會皆川水漂踊與兩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爾志建威閉

絕私路拔進英雋。還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  
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  
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  
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弘  
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  
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  
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  
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闕於四境。殆開之不

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  
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傑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  
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  
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  
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  
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  
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克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

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鄧吏從官行能凶以異又不  
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示天下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  
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願留神反  
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  
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  
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  
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  
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  
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

八編卷第...  
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三卷以  
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  
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東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  
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  
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  
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  
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  
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  
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

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見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大祖承皇統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

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三百載歷紀開  
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  
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  
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  
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  
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  
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加良等吏而下詔  
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  
所繇特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益漏刻可以永

守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卷爲百姓獲福卒無  
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  
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  
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  
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  
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  
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厥一  
等徒燉煌郡

東漢郎顛

天文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



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  
微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  
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  
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古驗見知聞徵書到  
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顓少傳父業  
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百人晝研精義夜占  
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  
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顓乃詣闕拜  
童曰狀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  
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

其官又曰君高臺 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  
下不節炎火竝作 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  
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廩郵貧  
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  
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房內  
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  
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  
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  
數日寒過其節水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徂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  
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頒立秋順氣行罰伏案飛候參  
察衆政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  
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  
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發惑失行正月三日至  
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  
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  
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  
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六得賜錢卽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沴、與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而譽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顯對七事、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殫賄、巨億爲計、易內

傳曰人居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  
遭旱修政自敕下鐘鼓之縣林繕治之官雖則不寧  
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陽嘉二  
年正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  
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願陛下  
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  
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  
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沴息矣二事去年以來  
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  
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

恭外屬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  
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  
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  
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  
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  
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  
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  
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屯往將遂驚  
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  
日七分候之可知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

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  
孝文皇帝絺袍革屨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  
陛下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四事臣竊見皇  
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  
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  
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  
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  
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  
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禮天子一娶元女媠媵畢具今宮

人寺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可簡出宮女，聽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垣。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北極又爲大辰，所以孛一宿。



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  
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  
兵共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  
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  
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  
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  
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千戚建井旗書玉  
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  
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  
十四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

爲虹貫日中、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者也。方今  
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  
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  
人君。可顧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  
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  
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  
者、則譴在中。召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  
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  
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蚤  
讓、亦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也。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

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  
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  
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  
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雉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  
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  
亨其唯君子乎惟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  
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卽位之  
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  
君子思患而預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  
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

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  
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  
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  
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詒顓曰對云白虹貫日  
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  
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云改舊  
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  
實對顓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  
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  
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

虹春見掩蔽日耀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推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遂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諂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竟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慙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二百載計半歷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一十

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卽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以答聖問顛又上書薦光祿大夫黃瓊處士李固并陳消災之術復條便宜四事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

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  
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舍  
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  
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靈霧蔽日  
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  
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  
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宜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  
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  
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關歟何  
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動求

機衡之奇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及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疆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從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今·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雷·者·號·令·其·德·生·  
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  
欲·除·災·昭·社·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  
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三·事·去·年·十·月·  
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  
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  
宮·弄·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日·  
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雷·之·重·華·者·謂·  
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  
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

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  
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  
宜審詳明堂布政之異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  
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  
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  
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  
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者令雨可請降水可禳  
止則歲無隔拜太平可待然而災言不息者患不在  
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

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擊織  
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  
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  
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  
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  
贖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  
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  
用朝政不改者立春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  
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  
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卽去歸家至

四、升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單人馬邑城破。代那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爲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東漢蘇竟 天文

蘇竟字伯況，扶風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與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懼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卽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

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  
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  
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爲  
寇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  
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  
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  
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  
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  
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  
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岑乃後覺悟棲遯養德

印能

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  
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得失利害可陳  
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卜之  
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未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  
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上可圖  
非望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疆附大顧望自守  
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玄包幽  
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  
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  
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

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  
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  
今五星失咎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  
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合氐房以  
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  
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  
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  
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  
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或襲桐藩屏或躡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

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轉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穩，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畢，畢爲天網，主潮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將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岑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岑士卒所共



見也是故延岑遂之武當託信發兵實避殃今年比  
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兵受歲  
禍也德在中官刑在水水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  
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  
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纒之詩求福不回  
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  
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讒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  
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  
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滅否粲然可不  
察身良醫不能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

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櫬  
墨子違遑愛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于  
秦豈求報利盡忠搏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又與仲  
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  
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竟終不伐  
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  
於家

東漢張衡

天文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  
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晷陰陽妙盡璇

瓊之正作渾天儀著露憲算用論言甚詳明術不慕  
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陽嘉元年復造侯風地  
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  
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人道施關發  
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  
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  
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  
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  
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

果地震隴西於是首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術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正視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

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一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

藝篇遂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  
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  
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  
至於子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  
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微  
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大馬  
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  
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藉無瑕玷矣後遷  
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  
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關豎恐終

爲其患遂共譏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立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象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詒、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驥、駱等著作東觀漢記，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

事會並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  
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  
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  
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  
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真、宜  
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著  
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梁庾季才

天文

庾季才江陵人、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  
玄象、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



鄖領太史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素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俄而江陵覆滅宇文泰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荅初荊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泰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詩誠竊哀之故贖購耳泰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

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今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閔、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霧臺祕苑、宣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楊堅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穎事乎、堅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日請

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  
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玉氣已見須  
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入之  
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  
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  
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鶩螯陽氣壯發之時昔周  
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  
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  
月甲子宜應天受命堅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  
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奏

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  
北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  
計帝愕然謂頰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謂曰朕  
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  
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奧指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  
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  
賜米帛甚優以年老頰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張胃  
玄歷行及表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  
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  
訪焉仁壽三年卒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

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亦爲太史令楊玄感反煬帝問曰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煢感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卦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唐嚴善思

天文

嚴善思名撰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

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  
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  
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  
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  
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  
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啟乾陵是以卑動  
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治金鋼隙非攻鑿不能開  
神道幽靜多所驚駭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魯葬  
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  
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

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剖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恩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專重福敗

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  
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  
舍人劉允三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誦其寃得免  
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  
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  
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  
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宋胡宿

天文

胡宿毘陵人官至樞密副使宿通陰陽五行天人災  
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宿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



建號而大火主于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于數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宿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宿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未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丙盜起于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縣

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  
祐五年正月。會霧官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  
並配。明年大旱。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  
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卽言宜用迭配如初。

金馬貴忠

天文

馬貴忠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  
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忠大同判官久之。遷司天監。  
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不食。海陵謂貴忠曰。  
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問。  
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忠對曰。去年十月甲

戊癸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癸惑常以  
十月入太微庭受制主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  
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  
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忠曰伏陰逼  
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  
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  
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  
道何如貴忠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  
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  
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

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大微正其事也貴忠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及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者被害於揚州貴忠之言皆驗

終